

## 自焚谎言如三聚氰胺

【明慧网】中共一直在通过学校的课本对天真的孩子们进行洗脑，灌输谎言，煽动仇恨，毒化心灵。以前对所谓的“地富反坏右”竭力抹黑，胡说什么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现在又在小学的所谓“品德与社会”课本中对教人向善的法輪功进行诋毁，用自焚谎言栽赃法輪功，在孩子的心灵中播下对“真、善、忍”的仇恨。

在中共的统治下，喉舌媒体中充斥着谎言，市场上泛滥着假货。而中共课本里的谎言，恰如三鹿奶粉中的三聚氰胺一样，在毒害着无辜的孩子。三聚氰胺毒害着孩子的身体，而自焚谎言则是在毒害着孩子的心灵。

中共的课本称：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刘思影，在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下午，在妈妈的带领下，来到天安门广场，点燃身上的汽油自焚。其实中共课本的谎言早已被当年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所揭穿。

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之后，中共新华社一反层层请示迟迟不报的常态，以惊人速度报道自焚事件，并一口咬定此事乃法輪功所为。

一周之后，中共掌控的中央电视台抛出自焚死亡女子刘春玲之女、十二岁的小学生刘思影被焚烧后的悲惨画面，在加紧开展强征签名、大面积逮捕等一系列迫害行动的同时，公开煽动公众对法輪功的仇恨，挑动群众斗群众。

二零零一年二月四日，华盛顿邮报在头版发表题为“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幕——当众自焚的动机乃为加

强对法輪功的斗争”的调查文章，向世界提供了包括以下几点在内的事实：

(1) 从来没人见到刘春玲练过法輪功。(2) 刘春玲生前在夜总会靠陪吃陪舞谋生。(3) 刘春玲殴打老母和幼女。

以上三点说明刘春玲不是法輪功学员，那么她和刘思影的自焚显然和法輪功没有关系。法輪功教人向善，提升道德，法輪功学员绝不会殴打父母幼女，也不会做三陪这种卖淫的工作。可怜的刘春玲女士和小女孩刘思影被中共利用来炮制自焚伪案栽赃法輪功，成了中共造假的牺牲品。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二零零一年八月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声明指出：“中共当局企图以‘天安门自焚事件’诬陷法輪功，而我们得到的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中共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国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辞。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

大陆的父母们对有毒奶粉中的三聚氰胺都已经有所戒备，但是对中共课本中的自焚等谎言也不能掉以轻心。这些谎言在孩子的心中播种仇恨，污染孩子的心灵，对孩子的人生会带来非常恶劣的影响。希望孩子的父母和教师们都能看清中共谎言，让孩子了解真相，抵制中共的有毒课本。◇

文／飞鸣（有删减）



观看游行的民众人山人海，不亦乐乎。

## 法輪功团体在荷兰德市文化节受欢迎

【明慧网】由法輪功学员组成的欧洲天国乐团于二零一一年九月二日和四日两天，参加了荷兰罗尔蒙德市和尊德尔特市的文化节，在活动中光彩夺目。

九月二日的罗尔蒙德市文化节游行，途经欧洲最大名牌服装街（Outlet）。第一次参加当地活动的法輪功游行队伍由天国乐团开路，法輪功功法表演队伍随后。很多围观的中国人看到后很惊讶，赶紧拍照，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九月四日的尊德尔特市巨大的“大丽菊”花车游行始于一九三六年，今年是七十五年庆典。法輪功是第一次参加该次游行。人们早早的来到游行街道两旁占据好的位置。观看的人群人山人海不亦乐乎。

法輪功队伍最前面一面宽幅的法輪大法横幅，身穿中国古装的天国乐团响亮的演奏着《法輪大法好》、《送宝》等乐曲。当法輪功的队伍经过主席台前时，主持人介绍：这是法輪大法又称法輪功的队伍，法輪大法传自中国，是一种古老的修心打坐方式的修炼方法。

花车游行主办方主席瑞尼夫·蒂尔伯格在接受采访时对法輪功队伍不停赞叹：很好，很不错，对我们来说很新鲜。我们每年都试图在乐队中安排一个新的团体，希望明年还会邀请他们来。

化工公司工程师杨·纳蒙表示：通常我们听到的都是荷兰或者法国的乐队，这次我们听到了来自中国的乐队，真是非常好非常不一样。◇



# 秦皇岛市彭秀敏遭绑架劳教迫害事实

【明慧网】秦皇岛市法轮功学员彭秀敏二零一零年在跟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时，遭人恶告，被中共警察绑架、非法劳教、殴打折磨。以下是彭秀敏自述遭受迫害事实。

我叫彭秀敏，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师父教我按“真、善、忍”做好人，做什么事都考虑对众生负责、与人为善，善待一切众生与世人。我不愿看到世人因受邪党的谎言蒙骗，而对法轮功充满仇恨，从而无知的干下坏事而最终遭到厄运。所以我不顾个人安危向人们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真相和大法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洪传的盛况，叫世人们了解真相、三退保平安得到大法的救度，由此却遭到中共邪党非法关押和迫害。

## 遭绑架殴打

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一日，我和几个法轮功学员去一工地给民工讲真相，被人恶告，被秦皇岛市北部工业园区派出所恶警周海涛、陶爱民等人绑架到派出所，遭到非法审讯与冷冻虐待，后又被搜身、搜包、扣留大法真相资料、护身符、神韵光盘等物品。转而又绑架到秦皇岛市二看守所非法关押迫害十天。

这期间恶警周海涛等四、五个人，强行给我绑架到公安医院。恶警周海涛等四、五个人用流氓变态手段进行身体迫害，强行输入不明药物摧残。我拒绝灌药时周等四个彪形大汉的警察把我猛扑到床上，有的压头，有的压身上，有的捏我的大腿和打我手，狠捏鼻子、扒嘴强行灌药、扎针输液，十几天后我的腿、胳膊，还是黑紫几大片。

在公安医院，我出于善念仍不断向周海涛等警察讲善恶有报，不要助纣为虐，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是有罪的。周海涛等不听不信，还口出恶言污蔑大法师父和大法。

## 遭非法劳教

我被非法拘留后，北部园区派出所勾结市“六一零”（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凌驾于公检法之上）和劳教委，将我非法劳教一年。十天后秘密把我强行劫持到唐山开平劳教所。到劳教所后，检查身体说我心脏不好、血压也高，叫警察把我拉回去，劫持我的女警察强行将我留在劳教所。

在劳教所期间，我二十四小时被普教犯人监控，形影不离。早晨五点半起床去干奴工，晚上九点收工，一天干十五个半点。劳教所里连拉屎撒尿都受限制，也不让家属带吃的食品，小卖店也不让法轮功学员去买，整天吃的都是大白菜帮子，伙食非常差。

## 遭非法审讯

二零一一年三月十日，因恶人普教犯吴双燕为了减刑早回家，不惜出卖良心，向大队长严红丽恶告法轮功学员，严红丽指使王文平、杨海凤、刘丽英、贾凤梅、刘杰、王意芬等人把我们五名法轮功学员叫出四名分别非法审讯。

我被刘杰、王意芬叫到王文平屋里罚站，我不站直，她们左右开弓踢我脚，用讽刺的语言刺激辱骂我，

说因为我们把他们奖金都给扣了。

当天下午家人接见，恶徒逼家人劝我干活，还恐吓家人，说不配合就劫持石家庄劳教所去。还有三次没让家人接见刁难家人，给家人造成经济损失。

我年近八十多岁的老婆婆，得知我被非法劳教一年，当场昏迷一病卧床不起住进医院。我父亲也是吓得经常睡不着觉，吃不下饭。身体受到很大伤害和打击，给儿子、丈夫造成不能正常工作，精神受到伤害，经济受到损失，造成全家不得安宁。

在这次非法审讯中，恶警给法轮功学员韩欣林关禁闭，残酷迫害一百九十二个小时，黑白不让睡觉，双手铐在大木椅子上，不让上厕所，还打了十三个大嘴巴，恶警怕她唱大法歌，用胶皮把她嘴粘上。

## 遭野蛮灌食

我和一名法轮功学员徐爱华绝食抗议，在绝食第七天我俩都遭到野蛮强行灌食。

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七日下午，队长王艳华把我叫到值班室，恶警王艳华、刘立英指使普教犯吴双燕、韩尊芬、黎杰、李开芳等六、七个人一拥而上，野蛮地把我

按在会议室椅子上。这时我就高喊“法轮大法好！”这时她们就猛地将我的嘴捂住（用两条绑腿带子，死死地绑住）不让我喊。韩尊芬、吴双燕两人将我两个胳膊使劲的往椅子后背掰。恶警刘立英踩住我的脚，往我怀里一坐就这样给我强行灌食。恶警王医生说干别的不行灌食还行，就狠捏我的鼻子往里插胶皮管，憋得我上不来气，致使我差点窒息。就在我全身瘫软无力的情况下被强行灌入一袋浓盐水，烧得我的胃火辣辣地难受，后又灌了半盆鸡蛋羹，把我的胃撑得非常难受，喘不过气来。第二天掉了一个牙，灌食迫害得我浑身难受心也难受，头疼得象裂开一样，持续了多天。

二零一一年七月十八日，我出狱回家；于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六日，唐山开平劳教所伙同北环路派出所的两名警察，就让我跟他们到派出所去一趟。我八十多岁的老婆婆吓得一边哭一边哆嗦，不敢在我家住，看到警察就害怕，骚扰我们造成全家不得安宁。

## 行恶者遭报

善恶有报是天理，害人如害己。恶警周海涛、陶爱民在迫害法轮功学员后都遭了恶报，在一个半月后他们因野蛮执法时被对方打成重伤住院；严红丽、王文平、杨海凤等在迫害完法轮功学员韩欣林后，严红丽当天晚上心脏难受，住进医院输液。杨海凤也住进医院，王文平也打针吃药。这是不是上天对他们做恶的警告和惩罚呢？但愿他（她）们能醒悟悔改，赎回未来。◇

